

三萬永寧殘破或得近萬必兩調以息其忿  
令異行以防其爭合之不止十萬目前得一  
嚴旨催取遠不過四閱月近不過二閱月可陸續  
至矣誠得十萬可當烏合之二十萬以七萬  
發遼陽以三分置山海廣寧等處單以一將  
統之虜來則戰去則守人心不至倉皇然後  
待召募兵到訓練而用之再議攻取可也或  
曰虜與土兵馬步不相當不知土兵習用長  
鎗鎗鋒所及十步之外馬可刺也虜去馬卽  
三不當此兵之一且其技不過刀箭中國所  
長者尚多特未得用之之人耳若募兵有三  
難其初得之難其既練之難竄後散之難有  
此三難非歲月計之不能若徵土兵則只須  
一檄之力得之不難但得真正土兵用之不  
難事平本管押回不過費犒賞而已無加地  
進爵之例無結聚不解之患散之又不難獨  
有一難則安家行糧被中一時難措若必待  
文移往返又稽遲矣當此危時普天臣子俱

當如坐漏處焚之下或責成撫按于彼處正  
解錢糧內那借若干卽作正支銷查照當日  
征倭原例或遣兵部司官將召募銀數開支  
若干到襄陽南陽等處接濟催償上道無不  
可者至于餉內帑勢如轉石田賦時難卒辦  
金花稅銀可以乞留宗祿官俸數亦有限竊  
意尚有各州縣積貯倉穀雖多寡不齊大都  
粟紅糜爛徒壯鼠雀何療民饑莫若檄令各  
藩司速將諸屬冊報倉穀除見報灾荒處全  
留聽賑外餘各存半防饑割半濟邊截長補  
短每邑可得千石均其貴賤易銀充餉則數  
十萬軍資可傳檄至也此外尚有各撫按存  
貯贖鍰及藩司運司老庫餘銀并淮浙塩院  
未動各屬塩船小票銀兩又如各省直扣存  
兵餉還官入官贓銀沿海之塘夫修河之米  
折均屬緩需積之無用試一清理數十萬可  
立致也惟急藉計郎一疏題知統之餉部傳  
檄督促紀覈其怠緩觀望者請得以考功律

之則不勞而餉集矣職自有東事以來日夜  
與諸臣講求方畧如前抽班救急變穀濟邊  
二策則與教授喬拱壁往來參酌至再川貴  
湖廣蘭水土兵一着則今檢討王應熊相與  
蚕夜建議者也拱壁曾爲縣令孰知撫鎮營  
兵事理及州縣積穀數目言當不妄若應熊  
生長蜀中習見土兵伎倆非漫語者此其說  
視募外兵之不必卽得亦不必卽可戰守  
視調京兵之不必卽練練亦不必卽能捷速  
相去萬萬也謂宜

初下當事諸臣確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募兵邊鎮以裨實用以  
救危遼事爲照援邊之兵抽調不足繼以召  
募建議者有謂內地之民或怯不應募或募  
不堪用時日耽延無當緩急除四省差官募  
兵外臣採之輿論參以膚見非另募于宣大  
山西延寧固昌等鎮不可蓋其生長與虜爲  
鄰則膽氣多壯耳目與軍相習則訓練易精

然使馬不臆壯甲不堅完器不鈺利與空手  
同儻猶關領于內庫取給于兌買又不無掣  
肘搪塞誤事反多今議于大同募兵五千名  
延綏募兵五千名宣府募兵二千名山西募  
兵二千名寧夏募兵二千名固原募兵二千  
名昌平募兵二千名以上共募二萬名每兵  
一名安家馬匹盔甲器械衣裝等項各從寬  
議給銀二十五兩計兵二萬該銀五十萬兩  
先于戶部奏發臣部查照募兵數目差官分  
解各巡撫其招募訓練盔甲馬匹責成總兵  
官給散錢糧責成巡撫器械衣裝給銀本兵  
自辦庶弊無侵冒而兵有實惠募到之日先  
取五人連名保給選委見任謀勇將官立營  
團練該鎮務細加點驗兵士必期驍勇馬匹  
必期臆壯器械必期堅利卽令原統領將官  
陸續發解造冊二本一報臣部一呈送經畧  
其投經畧衙門批文仍赴臣部掛號回日銷  
繳有中途逃脫者移文巡撫查原結連坐究

罪有經畧駁廻汰多者叅究總兵官各追原領銀兩另爲募補其行糧糧草等項該鎮填單支給報戶部查考此目前援遼實着萬難時刻停緩伏乞

皇上立賜允行

○原任戶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遼左大勢全危急救可回萬一懇乞

聖明亟舉群策以雪耻除兇莫安宗社事蓋自三路覆師諸將並沒楊鎬破膽驚魂于東隅之敗不能驥首振翻爲桑榆之收揀事諸大臣聞警則失色張皇不過素服入朝漫爲商畧竊傾耳于黠虜歸巢之報報至便談咲雍容依然清平世界請募兵請議餉築舍茫然曰舊例曰職掌盈庭諱若

皇上且高拱深居十不報一諸臣痛哭流涕之譚抒忠抱赤之語奴勝而籌之不已我敗而委之若棄開原之破踵至矣夫開原破而有兵有將尚能恢復守禦遼之危未甚卽因開原

之破而集兵集餉可圖恢復守禦遼之危未甚卽未能集兵集餉而言官謀國大臣用言體國有一段振起積玩感動

皇上之精神遼之危未甚試觀今日有一于此乎職以遼之危如一病者勢奄奄未絕尚能飲藥舖粥糜竭力營之不無起色而秉家政者漫視之求藥不應呼粥糜不應如必欲殺之而後已事良肖此殊可痛心今新經臣熊廷弼荷特遣出關正東事更新之會而隨行萬兵且皆紙上空言此可令外夷見哉昔宋備西夏有臣如韓范真稱名世且須勝兵四十萬竭中國之物力以供之僅能時勝時負以須其自斃今逆奴視西夏何若而可易視也兵餉二事臺省諸臣條議已詳職就諸臣之論以管見衡之議餉則無如加派協助兩者加派雖非美名非美事然事在今日豈能顧惜如民間有田十畝者連前新餉共加七分等而上者加愈多其貲亦愈厚稍節浮費便

可仰佐公家第令室廬田里無恙父子夫婦相保豈便以此小徵求至相唱爲亂耶外省目撫按藩司與郡邑塩運之長酌量定額令其裁省輸助人臣急公之誼自無所辭此兩項約可三百萬金不必輸入太倉徑領之督餉侍郎爲招兵買馬之費如稅銀金花可留各色改折可行織造工價可于各堂長借用其半此在各撫按藩長殫心爲國者身任而力圖之其餘一切纖細瑣屑于國之利無多爲民之害實甚悉宜停止第加派于遼事終始事平之日併前派立行除免不許不肖有司重耗徵收與借協助之名額外苛斂有一于此叅奏提問則撫按監司之責也議兵一事職逆知九邊徵調艱難疏請科臣召募今以四司官行職虞其終成畫餅耳眼前急著無如科臣祝耀祖所請募運軍一說與科臣官應震臺臣唐世濟請令罷閑弁官募兵起用一說蓋募兵于運非用運軍而用外水于

運事無妨能干領運衛官激勸有方招來亦  
易聞運船回空者已近二千宜卽日行之緩  
將無及武官自守備而上叅遊而下其得起  
補者未必論薦論序大率論地論缺居間賄  
賂得之如以貲爲郎再若令其隨力召募或  
三四百或滿千身領至關願入遼者照所募  
多寡加升不願出關者予之原職以兵之多  
寡論缺則嚮應雲集計三月可得兵二三萬  
總督查兵出關卽疏名上聞兵部隨于三月  
內除官其逾期不補者卽以職方留難索賄  
聽科道官叅糾川湖廣貴州土司之兵議者  
皆言其可用宜嚴

勅撫臣與河南之毛兵一槩調發其領兵卽用土  
司素統者以防中逸川貴調兵似遲緩迂闊  
而職議及此者私揣東事未能旦暮結局如  
大舉在明年則此固軍旅之前矛耳至以夷  
攻夷如臺臣王象恒科臣官應震所請用西  
虜一說其委曲利害言之已詳臺臣疏



皇上已下該部而擔荷不力竟無成功夫因北關以通西虜此今日第一議虜以實應我事當大濟卽虜以名應我亦不過費金錢數萬可虛張聲援伐東西夷虜之交而任事者不加營綜萬一虜爲奴用悔將何及以上諸款皆諸臣嘉猷入告職策其斷斷可行者戶兵二部宜急爲講究已得

旨者竭力奉行未得

旨者據揭題覆足兵足食經臣熊廷弼臨事好謀細心展布訪智能之將不妨徒步登壇簡驍勇之兵不妨倍加糧賞有利于國決意徑行以鼓舞人心收羅豪傑使人自爲戰庶可挽回萬一如泄泄猶昨敗壞相尋東事不可揀藥而危亡立見矣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牟志夔題爲海內拔兵漸集遼左制勝有機謹陳一得以佐朝議仰祈聖斷事臣惟圖遼之局日異而月不同今當審時度勢而不得膠柱鼓瑟拘于一成而不可變

以坐銷歲月也蓋遼事之壞也初苦于兵餉之俱竭幾欲空拳搏虎繼失于戰守之無計至同寔行致蹶普天率土共憤同仇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各州縣募兵四十名入衛臣初覽報猶以爲少至于今而未有應也蓋天下承平久矣且閭閻虛耗法紀廢弛驟有敗亡宜其惶惑永平奉

旨召募以備山海關揭榜旬日無一應者而直省之募可知也自檄到以至今日臣所轄臨洮鞏昌二府募尚未就卽二府而三秦之募可知矣卽三秦而直隸之四府與四省之募又可知矣趙奢之救闕與也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竟立斬一人旣秦間已遣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胥後令臣謂今亦胥後令之時也五直省驍勇壯丁固宜有之若槩各州縣則不盡然勿以遊棍充數勢必于殷實之家此一不應也不得僉派騷擾鄉民則有司之計且窮此又一不應也應用領兵官徑

行選委如許州縣應用如許管領果遂得如許智計足約束而無脫逃乎此又一不應也臣謂除順永保河募兵備山海關外其真順廣大及四省宜以數等爲率上等者六十五十名中等者四十名下等者三十二十名照地畝僉派方不至偏若在直隸者以四府共計在各省者以一省共計合之必如四十名之數此一說也有兵之處以所募之兵應如河南之毛兵少林寺之僧兵山東臨清之獲送標兵之類并他州縣驍勇應募者夫不强之以不就于行間約束猶易必欲如初檄而無變計有司迫于文法勉強支吾則亦臺臣盧謙所云有衣百結身瘦小而不堪舞槍作椰榆狀者耳無兵之處以募兵之具應安家行糧月糧酌地里遠近于原加地畝起派遠者十餘金近者數金大約合之以十金爲率刻日齎解赴京以優給應募者分撥團練獲效必倍此又一說也當此措兵措餉艱難之

時直隸四府及四省以兵計幾將二萬名以銀論幾將二十萬兩二者居一于此差人馬上督催誰敢不應勿至遷延無濟而開抗違詔旨之端于天下也臣惟部臣吳伯與之疏曰不善守城者守于城內而善守城者守于城外夫遼左固而京師始得宴然固遼正以固京師是亦城內城外之說也嘉靖庚戌虜薄城下良久解去猶爲僥倖耳論根本遼左爲輕京師爲重論隄備遼左爲急京師爲緩善變者不過得先後着耳奴酋卽用兵如神乎豈有越開鐵寬瀋而直薄都城之理此時之計全付精神宜必用于遼經畧之任度無如熊廷弼者矣澄汰而後督撫按道將諸臣極一時之選募遼兵以圖遼自是不可易之論合遼與省鎮兵計之漸次集聚約已有十四五萬事足辦矣夫不深惟我之所以敗而謂奴之果不可勝非也深懲于往日之敗而牀于今日之所以勝非也臣巡閱塞上入夏而塞

草青越月而塞草長胡馬且驕嘶矣因念遼地轉盼秋高馬肥在我則欲固壘堅壁先守而後戰在虜則欲豕突鷓張以戰而爲守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當事者要必有成筭胸中先有可勝而後戰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主待客卽以奴酋之所以勝我者勝奴奴固可勝也卽不遽勝亦不至敗也今以往事之失論撫順之敗乘其無備出其不意無足怪也清河之敗臣初猶謂天下財貨畢萃清河

奴酋必欲得之如兵法之因糧于敵然者其挾資素富懸有先登之賞馭下素嚴盡驅敢戰之虜以故不支而城陷耳已而臣從塞上問之自遼回者則云奴置人于城中雜以卒伍不覺外攻內應破在頃刻若是則亦無足怪也四路進兵之敗在杜松則兵未渡火器未渡違衆自往投死在劉綎則奮力長驅已尅十餘寨李如栢等逗遛不進未有牽制未有應援奴酋素憚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

救敗繼之於此亦誤輕敵若是則亦無足怪也故曰後事之師也以臣愚計制勝有五要焉一曰隆委任一曰儲糧餉一曰精訓練一曰嚴紀律一曰布仁恩夫曰隆委任者何也方今省臺尚議出奇無窮牘且滿公車是則廟堂之有戰勝也臣每讀諸臣條奏至深有肯綮處輒深嘆服臣又讀鎮臣李如楨

陛辭一疏而寔之其云六難四易與道臣韓原善六難四易之說相爲表裏如其見之實用而不徒爲紙上空言予以克蓋其兄之愆標銅柱勒燕然在此行矣科臣李奇珍一片苦心比于藥石生我忠于爲國謀也亦忠于爲李氏謀也語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夫不受君命大惡逆也而云此者亦以明夫任事之時之不可掣而後得展布其四體也

聖主特簡旣已崇隆鎮臣于此宜有報稱臣又讀候補知縣李登照磨董啓祥之疏而避之登遼人也以遼人談遼事自是親切非涉胸臆

語所云願效血誠十三款言俱破的中窾可  
措諸施行無難滅虜啓祥所陳遼餉省費足  
費捷法大得要領較前疏揭所論猶爲透徹  
就中亦有一二須商確者其云客兵每名每  
月頓減三錢謂其逃伍敗北耳夫主帥紀律  
未明彼等亦以藉口若必欲得其盡力則每  
名近例之一兩五錢者無靳給也其云各省  
鎮新募援兵所調旣集豈得遣還卽成議旣  
布豈容頓減近例每名支餉一兩五錢者臣  
謂于此尚當有差等耳須編其什伍而演練  
之因以上下其賞決拾超乘督力過人者卽  
浮于一兩五錢之外可也登陴守障者次之  
雜作服役不充戰陣者又次之將人且賈勇  
以覲上賞士氣自倍其中自有減省則每名  
定例之一兩五錢者可無泛給也是在督撫  
經畧贊道將之深酌也今之談者率云草澤  
英雄此二臣者是其儔矣拔置行間重爲委  
任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儲糧餉者何也

自發帑加派外戶兵二部條議如許科臣又  
叅以酌議雖其間征解有完欠接濟有遲速  
要以誼在急公無致廢格足可支持自今以  
往一年之用若本色不足則軍卽有一兩五  
錢之給無堪騰貴糴糶猶之乎四錢六錢耳  
海運之開前按臣王雅量及今科臣官應震  
詳哉言之以水運而兼之陸輓登萊諸郡天  
津一帶可刻日而至行招股實之人于解到  
新餉銀內預給糴本遠近分班市糴轉輸絡

繹不絕是則督餉臣爲政也從荷戈而秉耒  
屯田以困諸羌古固有之然可修而不可恃  
耳猶未也敗衄甫傳商賈自南來者望風竄  
奔遙聞京師洶洶幾將罷市而遼左又可知  
矣今宜盡弛商賈權稅之禁加意招徠軍中  
一切米塩雜零所需不至缺乏而人心乃可  
固也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精訓練者何  
也驅市人而戰倉卒效用背水陣以非素拊  
循士大夫也此惟韓信可耳語曰巧者不過



伏習者之門武經七書具在卽先臣戚繼光  
之破倭破虜所著紀效新書可究而習也惟  
是三令而五申嫻習有素將坐作進退耳不  
亂金鼓目不駭旌旗泰山崩而不變麋鹿興  
而不瞬不庶幾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乎近副  
將賀世賢招集訓練已有次第矣如是者奴  
酋可擒也夫曰嚴紀律者何也董闕于行石  
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痴兒馬牛  
無入者董乃嘆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

必死則人莫敢犯也莊賈就戮出師至以威  
燕晉寵姬立斬整兵可以赴水火未有紀律  
不嚴而取勝者張巡睢陽之戰雷萬春面中  
六矢不動劉錡順昌之戰統判官趙樽韓直  
身中數矢戰不肯已至今金人震恐喪魄夫  
奴酋金餘孽也順昌之戰宋將所以勝金兵  
讀之躍躍有必奮之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  
夫曰布仁恩者何也統烏合之衆履危蹈險  
置之死地而後生自非精神灌輸渾爲一體

誰肯用命攘苴之爲將也士卒攻舍井灶飲  
食疾病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  
享士卒至與士卒並分糧食吳起之爲將也  
與士卒寤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  
吮之此二將者懾勁敵而伸主威古今艷稱  
鎮臣之疏曰恩澤未洽則得民死力之難見  
及此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若夫遠斥堠多  
間諜探彼情形作我鄉道精造火器戰車以  
防衝突此自兵家所急無煩臣借箸矣奴酋  
向來自負其強與虎酋爭雄長何況北關雖  
犬羊未可理喻而仇自其夙心賴

宗廟社稷之靈虎酋謀折無譁亦旣受我戎索矣  
北關孤危朝鮮脆弱按臣屬國當聯一疏信  
爲至慮旣經部覆亟宜沛發尺一

明詔多所賞賚吊死扶傷褒忠激義誠茲時急着  
萬一天未悔禍處酋并金白二酋未懷我恩  
偶中奴餌折而入于奴則事必不可知矣夫

兵貴精而不貴多諸臣已屢言之誠使物力寬然有餘以整暇應敵敵無不可摧者當此錢糧空匱假令調募果如願畢集給餉必不費區處今戶兵二部報議未有成說留京戶兵工三部議各借動銀十萬兩爲目前買馬之用諸臣先期至欲以去就爭臣猶以爲非同舟共濟誼也若然則改差司官募兵之說尚當有再計耳憶臣承乏西馳道出保定也先未陣亡鎮臣王宣授臣一冊具云此時九邊東之奴酋西之火酋俱懷不逞臣再叩之又云火酋擁衆七八萬奴酋擁衆三萬有餘然擅參貂之利招納亡命甚衆臣感念疇曩真堪隕涕而訓導吳京有揭亦云奴兵多不過二二萬何足以當天下雄兵卽鎮臣之疏亦云少則二二萬多則四五萬亦自足用此亦可以得圖遼之槩矣臣叅往酌來証今援古自附芹曝之獻仰紆宵旰之懷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東省卹危可慮兵力萬萬難支懇乞

聖明俯允招募計處餉銀以固防守事職按國家之有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是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岔河烏龍江等處一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萊又左腋之屏障也真定山陝等處止于防倭乃山東則防倭又防虜矣奴酋犯順各省止于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兼海運矣今天下最稱緊要首患被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山東養山東之全力北可以衛

神京東可以捍乘船入犯之寇而今竟何如耶職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非真擁強兵勁卒雄視海岱有虎豹在山之勢其營春秋防汛向有兵五千往因東事旣平日既減汰僅存一千八百名近奉

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存止三百耳目今議補六

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此九百人者可分守  
寥廓之疆隅汪洋之海面左右顧而防倭虜  
乎省會鋒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名  
今又奉

旨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此七百人者又  
多係家丁書記砲鼓燈夫門皂等雜役可控  
制首城之重地分布險隘之要區左右顧而  
防盜賊乎股肱肘腋之近武衛單弱神氣不  
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萑苻之嘯聚譬之身

左臂無力其何以衛腹心職甚懼焉當事者  
以遼陽被兵亟如救焚救焚無如近水明知  
東省兵稀不得不借資近地以從其所急彼  
時遼急而山東猶稍緩也今開原陷矣河東  
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危于旦夕其去蓋州  
不遠矣遼船盡集于蓋州我之海運尚覓船  
于彼處奴乘蓋州見在之船又駕烏龍江新  
造之船乘風入犯片帆直達卽司馬穰苴而  
在恐不能率此三百挑淺之夫六百新集之

卒與強寇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  
有摧枯拉朽之勢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  
轍哉卽不然而彼以一旅之師乘船絕我餉  
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時不戰自  
潰奚待破山海而後徐及京師也職諦觀時  
勢正圖補牘而臺臣張至發議登萊添設道  
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  
舟舵者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  
將之善水戰者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  
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者是職所欲言者臺  
臣已先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稱遼鎮萬有  
餘危揚帆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是職  
所欲言者科臣已先言之矣經畧熊廷弼慮  
賊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  
一帶是臺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矣矧  
登青萊三郡亢旱十旬萊陽冰雹三尺黃縣  
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一身八足之異竊恐  
封豨薦食羸豕踳躅竭蹶于奔蹌之苦支離

于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微焉可不先時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按臣陳王庭入境有極言登州海防當預爲整頓城操營兵當急爲募補各府諸兵當實爲操演語語先憂爲地方至計而御史盧謙一疏于登州有隱慮焉案查先年東省防倭設兵二萬有奇倭有朝鮮中隔尚且用于防範矧建酋有十倍之強而旅順僅一日之路則臺臣所云募兵數千者卽引其端猶有未竟之說何可置之不講也夫募兵先須議餉餉何從處說者以爲新餉之當留也以其原爲禦奴酋而設也職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通融以濟海運未有贏餘而東省饑荒之後庫藏如洗別無堪動銀兩尋思本省額編甲丁等庫錢糧及紅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二年以佐軍興之急向見邸報甲字庫實在銀硃等料共四百八十五萬六千四十六斤零丁字庫實在銅漆等料共一百七十萬六

千一十二斤零二庫如此他項可知錙銖取  
之泥沙置之此無關於內供之輕重亦無關  
于司農之緩急惟內監之利于鋪墊惡聞改  
折耳夫內監中豈無識時解事者耶時勢至  
此如寇盜臨門所向莫禦異珍奇寶將挈之  
而趨何于粗重不堪之物不以之賞禦盜之  
人尚講家常閒語以爲年規之必不可廢者  
哉無已又有解部奉安香稅因向年荒香客  
稀少未能充額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  
之本省以充餉兵之費至于解部助工銀兩  
此皆時屬可捐蓋盜賊退而後問及安居家  
室寧而後計及薪木事分緩急着有先後其  
一半解監稅銀暫宜留用以濟時艱當此非  
常可懼之時

皇上顧恤地方不得以權宜假貸萬一兵臨寇  
至封疆之臣惟知地方爲重以朝廷之錢糧  
守朝廷之地土應解銀兩勢必一槩題留且  
求發內帑以資急用安得急土木以緩軍興



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客望泰山而輸  
稅中涓執年例以求鋪墊者哉夫招兵累萬  
費餉甚夥必非前項數款可能充額然職不  
習餉而主餉在計臣之籌畫眼前急需恐不  
能不藉資于加編之銀兩盖各省不防遼可  
加編以助遼本省之自爲防更急于防遼未  
有自爲而兼爲人急爲人而緩于自爲者也  
虛東省之兵餉以助遼無救于遼而先以自  
弱弱而後加之兵此兩敝之道也職卽愚昧  
不識天下安危之大計豈臺省諸臣皆爲東  
省設不必然之慮者哉職又念水兵與陸兵  
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纔可揚舡渡海冲鋒  
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  
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意伏祈

皇上速賜允行事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  
勢危迫而後行職之言職能爲于可爲之日  
不能爲于不可爲之日是以東省爲孤注由  
此而窺徐兗以及淮揚河渠之梗漕運之憂

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伏乞

皇上軫念重地瀕危急

勅戶兵工三部酌量兵數餉數多方議覆請施行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六

巳未孟秋三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巡視京營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等題爲都城時  
當戒嚴營操尚屬虛套敬陳末議以資防守  
事竊照京營兵馬

天子之六師在焉臣等奉

命巡視值建酋跳梁京師戒嚴臣等朝夕拮据加  
意整飭亦妄與士馬精壯營伍充實然無奈  
入營有數放操有時于營務實無裨益也蓋

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伏乞

皇上軫念重地瀕危急

勅戶兵工三部酌量兵數餉數多方議覆請施行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六

已未孟秋三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巡視京營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等題爲都城時  
當戒嚴營操尚屬虛套敬陳末議以資防守  
事竊照京營兵馬

天子之六師在焉臣等奉

命巡視值建酋跳梁京師戒嚴臣等朝夕拮据加  
意整飭亦妄與士馬精壯營伍充實然無奈  
入營有數放操有時于營務實無裨益也蓋

臣等戴星而往先徧歷隊伍察其器械朽鈍馬匹瘦弱者而撲責之比上將臺則日已高春矣迨抽籤較藝分營監視臣等看各營官射箭未畢陰陽官已報放操矣此時卽欲少留頃刻亦不可得至于安營衝打軍亦有旗鼓陣亦成行列非不可觀然亦止徒觀美耳而吶喊放砲跑馬捉賊真同兒戲卽三尺童子知非實用也欲以禦強寇此只自欺耳臣等不揣謬妄謹條陳五事或于營務有裨乞

皇上勅下該部斟酌議覆施行爲此具題請

旨

一曰教放火器以衛京師中國禦夷莫要于火器故又謂之神器言其迅速猛烈敵人不知所禦也三大營兵火器居其六七則其重可知但太平日久人不相習臣等每下營驗試有裝藥不如法點放僅有烟而無聲者有手顫不能點放併火器墜落于地者能中木牌者僅二三人耳平居無事之時從容暇豫拏

架手照應門費許多周折尚然如此一旦對敵矢石交加性命呼吸欲其人器相習百發百中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今刑部犯官張名世衆稱其火器精妙乞

皇上命臣等提出教諭諸軍一人教十人教百百人教千一二月中日有成效若有效則赦其人不效則的坐其罪此于國法亦毫無傷損貫一人而成禦敵之功亦事之所當急行者也伏候

### 聖裁

一用勳衛以固城守火器練習可以城守矣然非得盡忠不二之臣盡心訓練加意撫摩一旦驅之站立城上徒有心悸耳合選侯伯中英特有志識者十六人或二十人每人各與火器手一千名使之逐日練習臣等不時查其勤惰而舉劾之蓋勳衛世受國恩與同休戚值國家多事亦人人思奮觀其各有建白一段忠憤之氣亦欲得當以報于

皇上耳今使各操千人必有可觀人少則易于稽覈業專則易于精通有急則分撥于十六門併各處防守彼人與器既相習上與下又相識又以保身家之心保國家未有不盡心者也果其人以爵位自矜驕蹇不奉法臣等白簡自在不敢辭也伏候

聖裁

一曰預屯兵以資犄角內有城守之兵則外當有犄角之兵今合令營中六副將各予以信地各配以戰兵或五千或一萬卽在信地各自操演使熟知地之險易人之勇怯時時擺列戰車演放火砲如何而禦敵如何而救援事事預習庶免臨時張皇臣等仍不時查其勤惰蓋今日安營立寨之地卽異日安身立命之地而今日同營伍之兵卽異日同生歿之兵彼亦不得不加意練習加意撫恤庶指臂之勢成而禦侮之功著矣伏候

聖裁

一曰取砲手以禦強虜今有大將軍或設而不能  
能用或用之而不見效者以未得練習火器  
之人而點放非其時也蓋大將軍安置于地  
與鳥銃拏架手點者不同其苗頭之高低與  
點放之遲速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一砲不當  
虜若電光已倏忽而至矣所係何如者可令  
不習之人嘗試而漫爲也今或令人日演放  
又令選善放大將軍者一二百人教習多人  
併發之遼東以資守禦亦今日急着也又廣  
東昔年曾解毒藥于京師用淬刀鋒箭鏃以  
中人無不立斃者後以無所用罷之今四川  
亦有蝮蛇毒較之廣東尤烈兩者宜各取三  
五十斤卽取善用之人來京用以淬兵器亦  
禦虜一助也伏候

聖裁

一曰加月糧以勵軍士京營軍士選鋒雙糧軍  
士單糧雙糧猶值銀六七錢單糧則值銀二  
三錢以其米色更下也加之票錢約四五分

故軍士多身無完衣面有菜色今若竟日操  
練非加月糧彼尚無朝夕餬口之資安問投  
石超距之勇哉合每月或加糧五斗或銀三  
錢有教習而武藝不長進者就奪其糈以示  
激勵庶人心競勸督責可施而操練易于成  
功矣至票錢一事公然形之詞狀若必不可  
少者詢之謂奉有

明旨以充各衙役工食之用此其初諒必有說然  
以十萬軍五分計之每月當出銀五千兩何  
處用此許多爲也此皆軍官指一科十借名  
以魚肉軍士耳國家太平無事此輩坐糜米  
石取之或不爲過今東事決裂京師震驚此  
輩似當優恤合無另行設處捐此以恤貧軍  
或定有額數使軍官不得借名科歛亦體恤  
貧軍之一節也又每月仍合操六日臣等與  
總協仍分營操練庶舊規不失而營務亦可  
改觀矣伏候

聖裁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策遼百無一備謹  
陳愚悃以救危亂事竊惟我

國家自奴事以來在三路則不能戰在開原則  
不能守奴三勝益張我三劔益靡奴與虜相  
通東與西交訐此時奴蓄銳于東而虜擾我  
于西使我疲于西而奴突發于東長驅之勢  
只在此朝夕之間國家安危亦在此朝夕之  
間急急焉圖安于危者不過此一二日之內  
耳此一二日者千百年之一二日也奈何無

事視之而漫不加急也此時最急者無如此

皇上臨朝乃羣臣屢請不能得奈何望閣臣方從  
哲伏闕懇請而閣臣不然奈何所恃者樞臣  
黃嘉善耳三路失利到今遣兵遣將曾幹一  
事乎曾用一策乎卽如科臣姚宗文散單會  
議之說深得集思肯窾而樞臣不聽奈何此  
時此際惟望

皇上急下九門御史急分三大營屯練九門急速  
楊鎬以明賞罰急行恩澤以固遼中之人心

急信法紀以振遼中之軍氣募兵之官急出  
都門調遣之兵急入遼陽此綢繆內外之計  
皆今日急着也又有于迹似爲緩着而實爲  
急着者則貴州有安宣慰司之兵其將有安  
邦俊李希堯有安順張土司之兵其將有張  
鶴冲與夫獨山州蒙召兵平州司楊國墜兵  
凱里司兵皆當速調以爲援遼之用何者貴  
州者張鶴鳴數年用兵之地也鶴鳴熟知兵  
將兵將亦信服鶴鳴仲苗害在一隅鶴鳴且  
誓在必克卒奏平定況奴酋事關

國家安危鶴鳴其肯推諉阻撓乎數萬之兵應  
手點發刻期到遼豈待言哉論路程數千則  
迹似緩論遣調易集則賞爲急且此一調也  
其便更有幾焉素集之兵不待招募而致同  
鄉共伍非若招募者爲五合六聚之人武藝  
久習又非若招募者聞金鼓而魂銷執此與  
募兵較孰便南北萬里音操土風奴酋奸細  
不得竊混于其內執此與調近處之兵較孰

便故曰此一調也似緩而實急者也昨歲調兵川湖人皆以緩不及事近日遼陽所倚城守者誰乎奴酋之事不知何時結局此時調發正不爲緩且此聲一倡可以寒奴酋之膽而褫其魄則此一調也又最爲急着矣若湖廣之保靖宣慰兵廣西之泗辰州岑紹勳兵募役司禮思明兵皆可調用惟在該撫院擇領兵之人耳至于調遣資糧取足協濟與加派是在司餉者計之說者曰不見田萬年督兵四千餘而出關止七百六名乎職謂主之者有鶴鳴萬萬無是蓋其所信服者素也職又有說焉薊遼總督汪可受恬澹有餘展布無效近已杜門請告矣夫今日薊遼何地而可臥理哉應將鶴鳴總督薊遼以數年戰勝攻取之才當山海用兵之地人地相宜莫此爲甚使以鶴鳴當關又急下姚宗文以閱視使兵馬錢糧不至化爲烏有經畧用兵有資何患奴哉科臣官應震臺臣沈珣所舉可用

之人才輿情皆以爲救時急務職謂啓事速請尤當事者之急務又今選雲南易門縣知縣呂聲揚舊爲淑浦縣訓導苗劫鄉紳捕官退避聲揚挺身督捕其間調度機宜卽老于兵事者無以遠過而苗卒爲擒當以湖廣巡撫梁見孟薦超轉麻陽縣令其疏具存匪屬風聞今復除雲南易門縣是置有用于無用矣揚州江都縣張柱山駢脅多力火攻之術占風之旗皆其長技四川梁山縣李孝子素以隆中自負原任偵探守備葉時新綽有才智許定國雖小節不嚴職見行人郭鞏談其勇力實堪戰將以職愚見在呂聲揚當酌量改移在張柱山等當急行取用者也遼事無所不宜急而人才尤急着中之大者故職因併及之伏惟

皇上念國家安危只在朝夕急急焉圖安于危者不過此一二日之內留神裁擇天下幸甚

○兵科給事中魏應嘉題爲遼左萬分危急制勝

貴有定謀敬陳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事職觀自東事披猖三路敗衄人心玩  
惕怡怡處堂若無事然者而開原今又破矣  
兩河孔亟何恃不怨夫駭而圖之曷其有及  
失今不圖將至于不可爲矣職愚以天下無  
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將者三軍司命

皇上視之今將何如乎數十年威名遏蠻四夷咋  
舌者都已身膏草野優恤不聞而逋誅若李  
如栢尚爾飾辦無思惟怯若李如楨又見坐

失嚴城夫以遼左肘腋之雄疆豈李氏一姓  
功名之地爲今之計除如栢失陷清河逗遛  
不進者歿罪無所逃戮亟宜正法外

勅經畧急擇廉勇素著者早易如楨庶壁壘一新  
三軍生色遼猶可支乎而儲將之道無如今  
歲武科蚤爲料理者何也

國家文武并用今雖承平日久而長才大畧如  
熊如羆之士多于科目中得之今年會試天  
下武舉宜大破嘗調以騎射技藝爲主精爲

試驗而第三場無策論令其直書所見明述  
所抱九九可收偷兒可用中式之數應展加  
舊額數倍又不泥先推三十名以前之例盡  
一榜進士俱咨送遼東經畧督撫巡按等衙  
門隨才補用以一徃之銳氣受剪拂之新恩  
當無不投袂而爭先者蓋與其得之于鑽營  
孰若羅之于科目名器既正選鋒又公在今  
日若爲嘗譚在後來卽爲妙着是在

皇上勅當事者今科着實舉行其效定可收也有  
將無兵徒手不能戰今之策兵者無出召募  
調發二議爲調發之議者以各鎮兵素當虜  
與烏合白徒不同一面調發一面募補矣然  
遼左猶是一隅西北更爲全局萬一防備空  
疎募補不及大虜蠢動支東支西庚戌之前  
車不可鑿乎聚而鼓譟猶其小者故各鎮兵  
除已發已題數外秋防伊邇似難再掣勢不  
得不出于召募頃議專差科道誠得殫歷之  
法職思以爲零星召募終非事體人各一心

保無竄逃要在以將召兵以兵屬將懇乞

皇上卽勅科道星馳各省分授募兵到日與該省撫按脩細商量凡一切廢棄將領草澤英雄令其人自召募有家丁者團聚家丁有親識者另召親識使詐使貪用力用膽隨其所募多寡原任者加其位秩無官者授以職銜該省撫按多方處辦安家行糧抵關給以新餉彼其內激于忠憤外勸于官爵意氣鼓動生歿相關賈勇而前庶可濟事他如河南毛兵

金華民兵雲貴四川上司諸兵尤當照前多爲召募而以合于見在遼鎮舊兵數萬訓練而獎勸之則守有餘而戰足應矣師行糧從餉爲至要自有東事以來耗餉至四百餘萬矣司農搜括扣減那借之法窮于無可施然欲足餉莫先清餉遼兩年連敗軍丁士馬陣亡幾何見于奏報者動以萬計其所食料若不亟爲開除何以清影射之源何以抵募補之費聞司農屢催不報是何情弊又在當事

諸臣破捐積習速加清理清出一兵一馬之糧料卽得一兵一馬之實用仍祈

皇上念此危遼特發帑金數百萬特留金花一二年及將解內一半稅銀俱付督餉侍郎李長庚令其移駐永平山海之間料理給發出納詳明錙銖不與舊餉相混毋致如前者四十萬瓜分明借寂然一空分毫無補于遼而天下司府州縣庫藏若有存積公費贖鍰修城脩賑等項各該撫按盡行嚴查解部以濟軍需如有隱匿支吾查出卽以贓斥此當無價于餉矣而職所最慮者誰傳七宗惱恨之書又進鼠竊狗偷之說百方蠱惑陰爲內主而我意愈怠彼謀愈深卽如昨年四月後因循而有今年之慘今年三路敗衄後因循復然以致開原突陷瀋鐵垂亡儻奴酋遂爾長驅豈止河東不守興言及此心膽俱摧制勝根本尤在

廟堂之上矣伏乞



皇上臨御文華殿面相商確盡發諸臣章疏覆酌  
施行務使兵餉就手文武協心賞無吝施罰  
不輕貸速簡閱臣豁釋慙臣惺然惕悟照見  
在旁之奸

勅經畧熊廷弼以收人心以盡衆慮修治城堡力  
守開原毋得退後一步又

勅諭內外羣臣各銷私聞共矢公忠惟期念聚  
國家勿以虜遺君父

天語森嚴卽是聲靈赫濯么麼夷醜直筆答之耳  
微職一得之愚如此倘蒙

聖明採擇東事幸甚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趙跋題爲天民日見可  
畏君臣未見交傲懇乞

聖明亟爲用人行政于以制治保邦事臣竊惟人  
主之有天下也天與之其常有天下也民戴  
之顧天民亦何常哉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者  
天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者民情也邇來  
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今且